

唐诗中的“临洮”意象与边塞情怀

马真明

(兰州商学院 商务传媒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 临洮在唐代具有突出的边防意义,唐朝诗人或以其实际经历,或以其想象中的临洮为意象,表达其边塞情怀。“临洮”在唐朝诗人的笔下,或是具体指陈“临洮”,或是以“临洮”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与吐蕃接壤的边地。从其独特的战略位置以及边地风物之于唐朝诗人的特殊感情,反映出诗人对安定“临洮”对于安定西北、乃至安定大唐的重要意义。文章将通过对唐诗中“临洮”意象的分析,解读唐代的边疆政治走向以及诗人复杂的边塞情怀。

[关键词] 临洮; 边塞; 尚武; 安定; 意象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2011)05-0207-03 [收稿日期] 2011-01-25

[作者简介] 马真明,男,甘肃临洮人,兰州商学院商务传媒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学。

临洮古称狄道,是古代狄人进入中原的通道。秦汉时期,这里曾是陇西郡的郡治,向来被称为“襟带河湟,控御边夷,为西陲之襟要”^[1]。所以,传统夷夏交锋中,“大约据狄道,则足以侵陇西,狄道失而河西有唇齿之虑矣。”^[1]至唐朝,既是古丝绸之路的南道,又是与吐蕃交流的通道。随着吐蕃内部的统一强大,有了与唐朝分庭抗礼的实力,临洮便有了特殊的边防意义。“唐拒吐蕃,临洮其控扼之道也。临洮不守,而陇右遂成荒外矣。”^[1]由于临洮特殊的地理位置,临洮成了边关要塞、战场的象征,成为诗人们常常使用的一个特定意象。“临洮”一词也如“玉关”、“阳关”一样,在唐代边塞诗里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指代,以其独特的战略位置、地理风光和民族风情,成为唐诗边塞意象群中重要一员。检索唐人吟咏临洮的诗篇,共有28篇之多,^①诗人或亲历其地,实写边塞风光、战事军情;或心系边塞,为悬想模拟之词。但诗人们或是表现唐人开放拓展的蓬勃气象,或表现边地风物人情,或表现会盟和亲等,都使“临洮”意象深具地域特征和时代精神,下面分说之。

一、“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表现唐人开放拓展蓬勃气象的意象。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在国力空前强大形势下,历代君王们希望彻底解决自汉代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央政权的边患问题。因此,拓展疆土、打通商路、联通八方、威服四海就成了唐朝历代君王的共同目标,也成了这一时代的共同精神。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走出书斋,纷纷投笔从戎来到边塞,胸怀着一种气吞山河、舍身报国的雄心壮志,渴望像战马一样驰骋疆场建功立业,流名青史。同时唐代文人也不满足于吟咏日常习见之常态生活,他们把眼界投向充满了异域风

情、充满了生命搏击意象的烽火、狼烟、宝剑、马等边塞生活,用如椽之笔讴歌血与火的鏖战场面,和唐军将士奋勇杀敌的报国情怀,写下了大量不朽的诗篇。既表现出戍边将士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也赞扬了他们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

例如李白《白马篇》“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叱咤万战场,匈奴尽奔逃。”《胡无人》“十万羽林儿,临洮破郅支。杀添胡地骨,降足汉营旗。”^②写出了唐军将士之威武雄壮,所向披靡的高昂气势。由于高度的自信,以及欲亲自赴边关报效疆场的强烈愿望,使唐军将士在边关杀敌报国的场面被诗人们演绎成战无不胜的戏剧化场面,诗人们不再是旁观或聆听者,而是扬鞭催马、耀武疆场的英雄好汉,刀起头落者不再是洮水边的守土将士,而是平日里舞文弄墨的诗人们,这种想象中的边陲豪气最终由庞大的诗人群体的歌唱而演绎成了中国诗歌史上绝无仅有的、气势恢宏的“盛唐之音”。再如王昌龄的《从军行》其五“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王昌龄是盛唐有较长边塞经历且大量创作边塞诗的第一人。据作者所留诗作细考,本诗是作者开元十三年(725)左右从扶风而西,到临洮(今岷县)而创作的。本诗写,但只写开头——军队在风沙蔽日的大漠里出征,场面壮观雄伟,与结尾——主力还未出动战争就以生擒敌酋而胜利结束,略去了战斗过程,仿佛不值一提,因此更突出了盛唐的军威与国威。

同是边地独有的自然景物和气象,同写从军赴边、慷慨激昂的报国之情,至中晚唐的“临洮”意象里更多了一种惨烈衰飒的情调。比较马戴的《出塞》(“金带连环束战袍,马头冲雪度临洮。卷旗夜劫单于帐,乱斫胡兵缺宝刀。”)和王昌龄的《从军行》,王诗虚写,见出唐军堂堂之师,正正之旗

的威武,以气势胜;马诗则实写惨烈的战斗情景,塑造了一个“卷旗劫帐,乱斫胡兵”的英雄形象。马诗作于大和年间西游陇右时,诗中也有高扬的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但在歌颂边塞将士杀敌报国的英雄气概的同时,让人也强烈地感受到了边塞的艰苦和残酷,总感觉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惆怅失落,这和他所处的晚唐时代精神相一致,联系他同时所做的《陇上独望》就能更清楚地发现这种情调:“斜日挂边树,萧萧独望间。阴云藏汉垒,烽火照胡山。陇首行人绝,河源夕鸟还。谁为立勋者,可惜宝刀闲。”这种情怀在中晚唐是普遍的现象,比如令狐绹的《少年行》:“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未收天下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虽然极见少年英雄的豪情侠气,但是不再有盛唐时代的那种阔大豪气了。

二、“寺寺院中无竹树,家家壁上有弓刀。”——表现陇右人尚武精神的意象

陇右人尚武,可追溯到秦人发迹之初,《汉书》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轳》《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谊则为乱,小大有勇而亡谊则为盗。”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2]

初唐继承北朝遗风,崇尚武功,并一直延续到盛唐。《志》曰:郡土田膏腴,引渠灌溉,为利甚博。其民皆蕃汉杂处,好勇喜猎。故徐达亦云:临洮西通蕃落,北界河湟。得其地,足以给军储,得其人,足以资战斗也。”^[1]从初唐到盛唐,有许多诗人投笔从戎,深入边塞,创作了许多现实性很强的边塞诗。这是一个崇尚英雄并且英雄辈出的时代,唐代边塞诗人的英雄意识,除了时代崇尚英雄风气的熏染,主要还在于诗人亲历边塞所感受到的边民深厚历史积淀所形成的尚武精神。例如杜甫秦州杂诗其三:

州图领同谷,驿道出流沙。降虏兼千帐,居人有万家。

马骄珠汗落,胡舞白蹄斜。年少临洮子,西来自亦夸。

尾联极写古临洮(今甘肃陇西岷县一带)的少年子弟,乡音服饰鲜明地夸耀着他们的剽悍与武勇。可窥当时当地的民风之一斑。这种风气在中晚唐其地没入吐蕃之后更甚。朱庆馀的两首记游之作中可以为证。

渐觉风沙暗,萧关欲到时。儿童能探火,妇女解缝旗。

川少衔鱼鹭,林多带箭麋。暂来戎马地,不敢苦吟诗。——望萧关

玉关西路出临洮,风卷边沙入马毛。寺寺院中无竹树,家家壁上有弓刀。惟怜战士垂金甲,不尚游人著白袍。日暮独吟秋色里,平原一望戍楼高。——自萧关望临洮

《望萧关》全唐诗卷514录为朱庆馀之作,卷601则收录为李昌符作品,题为《登临洮望萧关》,考全唐诗所收李昌符之作共34首,其中涉及边塞的共四首,其中两首为送人出塞游边之作,除了一首题为《书边事》(一作边行书事,一作塞

上行)“朔野烟尘起,天军又举戈。阴风向晚急,杀气入秋多。树尽禽栖草,冰坚路在河。汾阳无继者,羌虏肯先和。”第三首有可能到过边塞某地外,在其他作品中找不到更多佐证。另外,临洮一带自安史乱后陷入吐蕃,终唐之世未能收复,如果诗题作《自临洮望萧关》于情理也不通。而朱庆馀则尚有《自萧关望临洮》一诗,从中可见其边塞之游的具体行踪,因此此诗当为朱庆馀所作,题为《望萧关》,之后才是《自萧关望临洮》。

临洮边地的苍凉与边民尚武豪情,与中原游客形成鲜明对比。边民全民皆兵,不仅男人是战士,妇女儿童也很自然地融入战争,时时备战成了边地常态化的生活内容。常年的民族战争练就了英勇刚毅、尚武卫国的精神风尚,这种尚武精神不但是千余年历史的积淀,更是现实之使然。这种颇为新鲜的意象使习惯于中原和平安宁环境的诗人心中自然生出万丈豪情,他们用如椽之笔尽情讴歌,同时也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中原的和平安宁也得力于边地边民的倾力守护,这不仅是个别英雄的赫赫战功,或是唐王朝安边国策的一面功劳,边民因自危而尚武自卫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似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表现唐人安边之术的意象

大唐王朝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遇到了来自北方大漠草原民族和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的强有力的挑战。隋唐之际,藏王松赞干布依次征服了藏北、西康和青海诸羌部落,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此后他们不断向北、向东扩展,不可避免地大唐王朝发生冲突。唐太宗时期,来自东北、西北的边患成了当时最大的政治问题,唐太宗确立了东北战、西北和的政策,与藏王松赞干布会盟,又通过“和亲”形式,建立了汉藏两族兄弟的友好关系。据《旧唐书》载,自唐中宗神龙二年(705)至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唐番间前后共有八次和盟,自文成公主入藏后,历代赞布多自认是唐的外甥,特别是到了赤热巴金时,与唐穆宗共同和盟,树立“甥舅和盟碑”,双方一致要求共崇旧好,永息争端。唐蕃第八次和盟确认的“社稷如一”、“和同一家”的思想。此后每一位唐帝的新立或丧亡,或吐蕃每一个赞布的亲政或致丧,生相庆,死相吊,互派使节往来。双方亲谊感情日见有增,彼此团结,休戚相关。^[3]杜甫在诗中亦写到:

近闻犬戎远遁逃,牧马不敢侵临洮。渭水逶迤白日净,陇山萧瑟秋云高。崆峒五原亦无事,北庭数有关中使。似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杜甫《近闻》)

仇兆鳌《杜诗详注》中说“《唐书》:永泰元年十月,郭子仪与回纥定约,共击退吐蕃,时仆固名臣及党项帅皆来降。大历元年二月,命杨济修好吐蕃。吐蕃遣首领论陵来朝,此诗盖记其事。”^[4]唐蕃又一次修好,使大唐内地清静,洮水流域又现安宁。和亲政策在唐朝成为统治者调解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的一种手段,成为唐王朝民族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中唐时人吕温的《临洮送袁七书记归朝》一诗很值得注意。全诗如下:

忆年十五在江湄,闻说平凉且半疑。岂料殷勤洮水上,却将家信托袁师。

该诗欲抑先扬,写出了旅经临洮时的复杂心理和思念家乡亲人的真挚情感。但是引起我们重视的却是诗人这次的行踪和身份问题。吕温字和叔,唐河中(今永济市)人。贞元十九年(803)得王叔文推荐任左拾遗。贞元二十年夏,以侍御史为入蕃副使,在吐蕃滞留经年。顺宗永贞元年(805)秋,使还,转户部员外郎。^[5] P542—544 本诗就是诗人出使吐蕃路经临洮时所作,在吐蕃时还有《吐蕃别馆和周十一郎中杨七录事望白水山作》一诗,“明时无外户,胜境即中华。况今舅甥国,谁道隔流沙。”这只是唐蕃和盟中的普通一例而已。但从中可见唐蕃为和平而做的努力以及临洮在唐蕃交通中的重要地位。

唐、蕃和盟促进了双方使臣的友好往来,冲淡了民族偏见,和盟和亲在客观上也减少了战争,使边地民众能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下生活,就像陈陶《陇西行》所说“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同时,唐、蕃和盟促进了双方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两方文化的交流,加强了民族融合,“唐前期在民族关系上实行的和亲、互市、朝聘、册封、招抚等以安抚为主,讨伐辅之的恩威并施的怀柔方针,是对汉代以来民族政策的直接继承,只不过有所发展而已。”^[6]与怀柔方针相呼应的是重兵戍边方略,对整个唐朝边疆政策地运转起着重要作用。《新唐书》载,开元二年置陇右节度使就是备御吐蕃的,并于久视元年始置临洮军于临州狄道。天宝十二载,哥舒翰“攻破吐蕃洪济、大莫门等城,牧黄河九曲,以其洮阳郡,筑神策,宛秀二军。”^[7]安史乱后,唐王朝国力日衰,中央渐渐失去对边远地区的节制,如吐蕃大举东进,陇右、河湟等地相继沦丧,鄯、秦、成、洮等十多州均先后失去。西鄙人怀念哥舒翰而歌曰“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吐蕃总杀尽,更筑两重壕。”(《全唐诗》)后二句作“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宋·钱易《南部新书》)。可见,当时的哥舒翰的确是一位受到朝野道的英勇善战的保卫边疆的大将。故后来唐德宗对哥舒翰子哥舒唯说“尔父在开元,朝廷无西忧。”^[8]加强军事防御,一方面,它是稳定边疆、保境安民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弱国无外交,它更是唐朝与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交涉手段,是整个边疆政策能够切实推行的坚强后盾。唐前期少数民族纷纷来求和亲,与唐朝强盛的国力不可分割,与唐朝在边境保持强大的兵力更是密不可分。^[9]但战争总

会造成大量边民将士的伤亡,总不如与会盟和亲能给边疆带来持久的和平,唐诗中对这种意象多有表达。

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王昌龄《塞下曲四首》其二)

秦筑长城比铁牢,蕃戎不敢过临洮。虽然万里连云际,争及尧阶三尺高。(汪遵《长城》)

战争会使万千将士殒命沙场,生灵涂炭,即便是为了防御而修筑的万里长城,也以难以数计的百姓生命为代价修筑的,像陈陶《陇西行》所说的“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其二)杀敌立功的雄心壮志与不需遮掩的厌战情绪同时共存于戍边将士的心里,不难发现,怀柔抚远的安边方略是众多诗人所心仪的安边术,尽管“死节从来岂顾勋”。

大唐三百年,由于唐与吐蕃的关系始终处于或战或停的局面,临洮的归属便成了唐蕃势力消长的重要支点,唐人戍边,临洮是必经之地,又有唐朝三位公主(弘化、文成、金城公主)皆从临洮入吐蕃,临洮便有了突出的边防意义。经由唐代诗人三百年的吟咏而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意象,也赋予了诗人们之于边塞的种种复杂的情感因素,挖掘唐诗中的“临洮”意象,对于解读唐朝诗人的心路历程以及唐代边疆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 释

①注:28首涉及“临洮”的诗中,其中有两首以“洮河”、“洮水”描述,分别是王昌龄《出塞》,吕温的《临洮送袁七书记归朝》。

②本文所引涉及“临洮”的唐诗,参见《全唐诗》,中华书局,1985年。

参考文献

[1]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陕西九》,中华书局,2007。

[2]《汉书·地理志第八下》

[3][6]刘小兵,唐、蕃和盟关系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1989(5):55-62。

[4]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99年9月

[5]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二)》,中华书局,1989年3月

[7][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6,45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9]卫永锋,唐前朝(618-763年)和亲研究[D],四川大学,2002:32-41。

(责任编辑:郭洪)